

为了她深深热爱的中国人民

----记爱心基金会会长翁永凯博士

大都会房地产公司 张伊立

去年6月永凯和丈夫胡传朔博士双双辞去美国高职高薪的工作，卖掉了百万豪宅，撇下独生女儿，回中国去做义工。一年来，传朔与一群志愿者四处奔走，落实乡村贫困学生捐款的具体实施，组织城市大朋友和农村小朋友的爱心互助活动，开展帮助孤寡空巢老人的“晚缘”项目……传朔说他过得很充实，很快乐，他能有机会亲自把爱心送到农村山区，亲眼看到那么多穷苦农民的孩子能够继续学业或者有了读书的机会，他觉得自己的付出很值得。他的一个小朋友在一篇“我和我的大朋友”的文中写到：“……我要像大哥哥一样，就算做一件微不足道的事，也是一种安慰。我这个大哥哥是个和蔼的，关心人的，非常好的一个人，我这一辈子真算没白活一回”。的确，能够点燃孩子们幼小心灵的善良火种，能够亲手改变一些孩子一生的命运，这辈子真算没白活。

永凯则主要致力推动农村的健康教育（包括艾滋病）和健康促进活动；协助开办艾滋病的领导干部培训班；参与中医药国际化培训项目；还在北京大学和天津大学任客座教授和资深研究员，培养研究生，帮助中国健全完善药品评审和安全管理法规。我觉得她想做的事情太多太大太复杂太困难，有的是大系统工程，有的是天方夜谭，好像很难实现。七月初，永凯到大华府出差，讲了她一年来的工作情况，令我敬佩和吃惊的是，她那天方夜谭似的大系统工程居然有了进展。永凯一直设想能启用中国现存的计划生育网络来推展全民参与的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活动，促进国民健康意识和健康素质的提高。由于过去三十年来中国执行特定的计划生育国策，在全国范围内活跃着一支庞大的由各级政府支撑的190万人的计划生育大军。去年永凯应聘回国，终于有机会将过去的思考与设想付诸实践。她与专家组的同仁们设计培训计划，将计划生育系统原有的生殖健康与新的疾病预防、心理卫生、环境保护、政策法规和维权服务结为一体，希望通过职业化培训将这只基层的百万大军逐步转型为健康领域的社会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然后通过他们去面对大众进行卫生宣传教育，普及健康防病基础知识。这工作目前得到政府的支持正在推进中，当然，每前进一步都非常不容易。永凯在给中国政府有关方面的报告中提出，“根据国际经验和中国国情，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通过向群众大力宣传普及疾病预防和保健知识，提高农村人口的健康意识、环保意识和保健能力，从而降低农村地区传染性疾病和慢性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最有效、最可行、最经济的办法，也是最可能扭转农村贫困地区公共卫生困境的策略之一。政府在建立全民医疗卫生体制的同时应大规模倡导和推展全民健康教育，加大对社区健康促进的投入。要做出科学的循证公共卫生决策，改变思维观念，古人曰‘上医治未病’，就是讲重预防。我们要从现有的投资‘诊断和治疗’到关注投资健康促进和健康教育，从注重疾病诊治到关注生命全过程的健康监测、疾病控制，提高国民健康素质最重要。”

作为政府聘请的专家，永凯每月的工资是4000元人民币，去了税还剩3650元。她用这笔钱请了一个助手协助爱心基金会在国内的工作，工资是人民币3000元。因此永凯自己的实际工资是每月650元人民币。作为一个同时担负好几项重要工作的教授博士，每天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她领的是农民工的工资。（其实她本来就是“知青”出身，跟农民工也差不多，所以心里没有什么不平衡。）从她身上，我看到了什么是奉献，什么是高尚的人，纯粹的人，和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也悟出了一个道理，只要不图名不图利，只要肯付出肯坚持，世界上没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新世界时报举办的2006年年度人物评选，永凯获选为年度人物，她真的是当之无愧。

这次见到永凯，发现她更瘦了，1.70米高的个子，体重不到110斤，看着就让人心痛。她一直有头痛的毛病，每当过于紧张劳累，压力过大时，她就犯头痛病，引起胃部痉挛，呕吐，导致脱水，每次都得送医院紧急输液。这次来美前，她又刚刚住了两个星期医院。可是在美国的几天，她还是白天黑夜连轴转，常常顾不上吃饭睡觉。我劝她一定要注意身体，细水长流，我说她揽的事情太多了，摊子铺得太大了，万一病倒，没有人能接替。她说，如果没有陕北的农民，她已经死过好几次了。六十年代文革时期，永凯是个初中学生，忧国忧民的她曾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对待。她在陕北农村异常艰苦的生活环境中度过了青春岁月。陕北农民以淳朴宽大的胸怀接纳了这个善良真诚勤快的女孩，他们用自己朴实而正直的标准来衡量评判是非好坏，像亲人一样关心她、爱护她、信任她，还选她当了赤脚医生。她深深地感激和热爱这些黄土高原上的父老乡亲。她亲眼看到中国社会底层的农民生活的艰辛，亲身经历了农村的饥饿、疾病、贫困、艰苦，她发誓只要有可能她此生一定要为中国的农民做点事。所以，从十几年前她和传朔就开始在乔龙庆女士负责的美国科技教育学会当义工，几乎花费了所有的业余时间，为中国贫困农村的学生捐款募捐，去农村检查捐款的落实情况。正是和农民的实际接触使他们了解了失学儿童的困苦，了解到艾滋病的蔓延和未来对中国的严重威胁，艾滋病人和艾滋孤儿的痛苦与无助。永凯不是一个冷血的人，不是个能够关起门来过小日子，自己享受生活的人，她的选择很理智很自然很坚定。我问过永凯和传朔，回国后感觉怎么样，他们说感觉很好，很值得，一点不后悔。其实，自古以来人们对幸福对价值的理解和追求就一直不同。永凯夫妇在五十多岁的年纪放弃高薪，放弃退休金，放弃舒适优越的生活，选择回中国去做义工，辛苦劳累报酬又低，真是令人感动和敬佩。中国自古以来就一直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有为民请命慷慨赴死的人，像为了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大禹，像为了子孙后代每天挖山不止的老愚公，这些人是中国的脊梁，是老百姓心目中的英雄。永凯和传朔就是这样的人。如果这样的人多一些，老百姓就会活的更好一些。

有人在听到她的事迹后问我她有没有什么宗教背景，我说她没有，她没有任何宗教党派政治背景，她就是正直善良的理想主义者，一个把功名利禄看得很淡，把责任看得很重的好人。她那强烈的使命感使她过度燃烧和透支着自己的生命。我常常感叹在她身上能量守恒定律好像不起作用，她那瘦弱的躯体里不知道蕴藏着多少能

量，多少智慧，多少坚强。真像鲁迅说的，她“吃的是草，吐出的是鲜血”。无私者无畏，永凯什么也不怕，什么也不计较，什么也不在乎。这次来美，北大校友会在会长吕玫家里为她举办了一个聚会，会长的老公王建华博士告诉我他和永凯夫妇都是我的校友（费城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他说他记得永凯，因为当时永凯在学校打工，当 guard---保安，天哪！瘦弱文静的永凯居然能当保安，怎么也无法把她和那些身强力壮的大男人联系起来。可是一想，也不奇怪，永凯什么都能干，什么都敢干。当年在农村，她给农村妇女接过生。为了在美国读学位，永凯还曾当过 baby-sitter 和 house keeper。现在在国内，永凯没有关系，没有背景，也没有钱去贿赂什么人，她要想办成这些大事只能靠不懈的努力，靠讲道理，靠求人，碰了多少钉子可想而知。可她既不抱怨也不灰心，她说尽管很慢很难，中国还是在变好，在发展。她说中国有太多的事情需要人去做，我们不可能做所有的事，但是可以做我们能做的事。有她这种心态，这种毅力，有什么事办不成呢。她这次回来托我为爱心基金会做点事，我答应了，于是也就成了爱心的义工。真的，面对她，面对她所献身的事业，很难说不，也很难做到袖手旁观。

永凯和她的爱心基金会伙伴们的言行事迹感动了很多。美国有个华裔的小小天才钢琴家，叫 Marc Yu，今年 8 岁，已经在美国英国等许多国家城市独立举办或者和著名钢琴家朗朗合作举办过多场钢琴演奏会，引起巨大的好评和轰动。他和他的妈妈多次表示愿为爱心基金会举办义演，为中国的农村的儿童做点贡献，朗朗也曾表示愿意参加。大华府的许多理解尊敬支持永凯和爱心基金会的好人们，关心中国需要帮助人民的好人们都表示愿意为组织这次义演出力。相信以后知道这件事的多数人也将会乐意参与这件好事。我们将陆续写文章，详细介绍这位天才钢琴家和义演的安排进展。我知道做成这件事并不容易，但是如果我们都像永凯一样，不图名不图利，不怕困难，不怕出力，什么事情做不成呢？！我保证：一，这次义演的组织者一定分文不取；二，这次义演的支持赞助者名单一定会被登报感谢并告知受助者。衷心欢迎更多的热心人支持和参与。Marc Yu 的网站是：<http://www.marc-yu.org>。请大家看看这个可爱的小男孩，珍惜他和妈妈的一片爱心，共同努力把这件事办成。